



香山 法海寺

张嘉鼎 铁木伦 著

勅賜萬安山法海禪寺四至界址

東至山門塔
南至龍泉
西至王山嶺
北至香山嶺

學苑出版社

香山法海寺

张嘉鼎 铁木伦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山法海寺 / 张嘉鼎, 铁木伦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077-4618-1

I. ①香… II. ①张… ②铁… III. ①佛教—寺庙—介绍—北京市 IV. ①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17541号

出版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洪文雄

装帧设计: 徐徐书装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 010-67601101 (销售部) 67603091 (总编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三河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尺寸: 710×100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导言	(1)
一、法海寺沧桑	(9)
二、走进法海寺	(17)
大神通塔门和大神通塔院 (关帝庙)	(21)
万安桥	(25)
法海寺山门	(27)
法海寺的石碑	(31)
旗杆座	(38)
钟鼓楼和弥勒殿	(39)
大雄宝殿	(41)
观音殿	(42)
念佛堂 (法堂)	(43)
后罩楼与藏经楼	(44)
方丈院	(47)
龙王堂	(51)
三、香山岭南庙宇及遗迹	(60)
法海寺山神庙	(61)

山洞与断桥	(62)
中峰庵 (来青轩)	(63)
翠严寺	(66)
晏公祠和古井	(67)
石殿石亭	(69)
地藏庵	(72)
停云岩、邀月洞	(81)
花石头和泉井	(85)
马蹄泉	(86)
四、阅武楼建筑群	(88)
云梯楼 (碉楼)	(89)
纪功碑亭	(90)
实胜寺	(93)
阅武楼和跑马城	(100)
栅栏门 (叉和园)	(109)
姑娘场	(109)
场后园	(110)
五、键锐营正黄旗营房和小营	(114)
正黄旗南营子	(115)
正黄旗北营子	(117)
正黄旗上营儿	(119)
正黄旗山北小营儿	(122)
正黄旗小营儿 (寨子)	(129)
六、龙泉岭的庙宇群及遗址	(145)
龙泉寺	(145)
正红旗山神庙	(147)
梵香寺	(150)

2 香山法海寺

松堂、石敞厅	(152)
长龄寺 (延寿庵)	(157)
宝谛寺	(157)
宝相寺、旭华之阁 (无梁殿)	(158)
小行宫	(160)
方昭、圆昭、四方圈	(164)
镶红旗老爷庙	(166)
镶蓝旗学坊	(167)
昌华寺	(169)
东正教堂	(170)
狮云庵	(171)
二道茶棚 (轱辘井沟)	(172)
福惠寺	(174)
狮子窝塔院	(176)
狮子窝修道碑	(177)
宝胜仙桥	(178)
满井	(179)
万善桥	(179)
杏子口	(180)
七、西山门径——门头村	(183)
哈记“烧饼”	(185)
和掌柜和“德泉久油盐店”	(187)
王合儿的菜摊	(188)
那子源的棺材铺	(189)
柴记铁铺镰刀好	(190)
八路军演讲台	(191)
菜市小吃	(192)
张德禄猪肉炸丸子	(193)
大鼻子的物件	(193)

保和的缟鞋铺	(194)
麻记羊肉铺	(195)
门头村的骆驼队	(196)
正黄旗的游商	(197)
月牙河旁的买卖街	(199)
大旅社的蘑菇宴	(200)
家庭旅馆与小毛驴	(202)
煤厂街和小煤窑	(203)
真武庙 (周武庙)	(203)
结束语	(209)

导言

北京城的西郊，从南向北横亘着一条连绵起伏的山脉，其南端接房山，北接昌平；中间因永定河（古称无定河）蜿蜒曲折经过，将山截为两段；南段最高峰有百花山、马鞍山；北段最高峰为妙峰山，人们称之为西山，属太行山支脉，与燕山山脉相连。在这条支脉的中间凸起的地方形成了一座550多米高的山峰，就是香山的主峰香炉峰（鬼见愁）。以它为中间点，向右（向南）就是凤凰山（万安山）、翠微山、八宝山、平坡山、卢师山，直通永定河畔的官闸口；向左（向北向东）有寿安山（卧佛寺后山）、荷叶山、金山、青龙山、瓮山。这组山脉像是一只卧在地上的大象：香山主峰为象头，八宝山为象尾，翠微山、凤凰山为象身；红山头为象腿，寿安山、青龙山为象鼻子，直伸向青龙桥。如今香山四王府东侧“正蓝旗”后山仍有“象鼻子沟”的地名。这组山脉，就是人们常说的



西山叠翠图局部（张嘉鼎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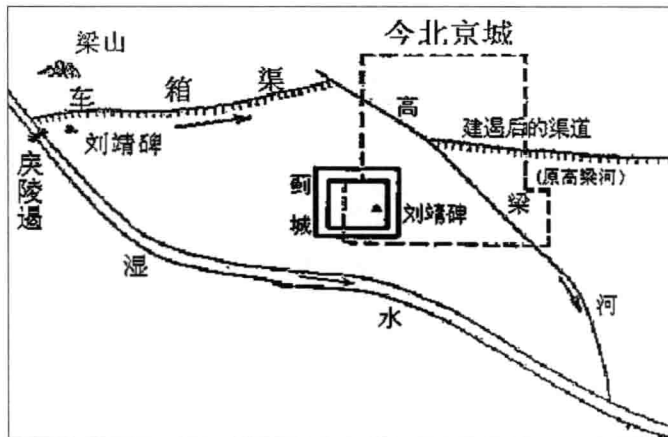
“西山”，而小范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香山了。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皇帝有诗歌赞西山：“迤迤西峰翠霭侵，纱厨闲凭散幽襟。无心最喜云生岫，得句多因座对岑。黛色烟光相罨画，卧游静赏当登临。晚来兰若僧方定，遥想疏钟度远林。”

由于这座山挡住了北面来自漠北的寒风，又拦截着东南来的潮湿暖流，成为调节北京城区气候的天然屏障。山岭上遍布着森林植被，平原上曾是水网湖沼河流，是许多动植物栖息生长的地方，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条件。香山自古就是一处天然壁垒，山上炮台和要塞是护卫京城的门户。早在3世纪的“曹魏”时代，负责蓟城防务的“征北大将军”刘靖，为解决军粮的需要，修筑“戾陵遏”和“车厢渠”引水工程，直把水引进高粱河，灌溉了大约两千顷土地，种植水稻。

晋代，西郊曾建龙泉寺，清朝康熙时改叫潭柘寺，所以人们常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到了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在马鞍山建了慧聚寺（明代重修改名戒台寺）。辽代时北京成为陪都——南京。后来，金代建成金中都，金章宗在西山一带建了金山行宫、玉泉山行宫——芙蓉殿、香山行宫——大永安寺、法云寺香水院、大觉寺清水院、瓮山泊金水院等名胜古迹。

元代把香山碧云寺、卧佛寺的水用石槽引入玉泉山汇入瓮山泊（昆明湖）。明代，西山一带开始了园林构筑，埋在“十三陵”定陵那位皇帝叫朱翊钧，是有名的“万历皇帝”。他的外祖父李伟，在海淀镇北盖了“京国第一名园”——李园。书画家米万钟建了“勺园”，人们评论说：“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

到了清朝，康、雍、乾祖孙三代，先后用了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营建皇家苑囿，开始了北京西郊筑园的鼎盛时期，建成了著名的“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



戾陵遏与车厢渠示意图

瓮山（万寿山）清漪园和圆明园、畅春园。在这些皇家苑囿附近，还建造了许多宗室大臣的赐园，如淑春园（故址在北京大学未明湖畔）、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蔚秀园、承泽园（北大校园内）、近春园、熙春园、长春园、绮春园（后改万春园）等，海淀东西二十里内，山环水抱，名园如珠，连绵不绝。环绕这些园林的还有三个“八旗外驻营”：一个是圆明园护军营；一个是蓝靛厂外火器营；一个是香山八旗健锐营。圆明园护军营如今只留存下“遗光寺”西边的“镶红



正黄旗及小营（清《西山名胜图》局部）



香山法海寺远眺（张嘉鼎绘）

4 香山法海寺

旗”营和清华大学南侧的“蓝旗营”（正蓝旗）地名，其余各旗已然更名或久已不存。

北京西郊诸园林除了光绪重修的颐和园外，也只剩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等为数不多的皇家园林遗址景点了。虽然在北京植物园内保留了几座健锐营碉楼和营房，团城演武厅也建成了博物馆，但其他大大小小的历史遗迹大多已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其中有一座历史上富有盛名的寺庙，不仅文献中多有记载，而且在西山一带还流传了许多有关它的传说和故事，它就是香山法海寺。

香山法海寺位于西郊香山南麓的万安山半山腰，也叫万安山法海寺，原名叫“法华寺”，其山脚下的关帝庙叫法海寺，

后来合为一个大庙，过街塔门上篆“敕建法海禅寺”的匾额。从明朝到清朝，这座寺庙受到朝廷的保护，屡经修缮。清朝入关不久，顺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1660年），奉御旨发告示于万安山法海寺“禁止闲杂人等放牛羊、打柴……”并在康熙五年春三月（1666年）立石碑和修整寺门。至今寺内四幢石碑完好。因此，人们又称这座法海寺为“北法海寺”，称模式口（磨石口）法海寺为“南法海寺”。

这两座法海寺不仅名字相同，据说地下有一条地道相连。大约是在清末，“正红旗”有一个人偷着去法海寺内探宝，被法海寺内的二当家的抓获，方丈不在家，就把他关进法海寺南沟帮的一个山洞里，待方丈回来发落。谁知一时忘记，两天后方打开洞门看饿死没有，可是一看洞内没人，点燃火把，遍找不到，只见有一条地道又深又远。后来才知道，被关的那人闷得难受，他摸黑儿朝洞里走去，越走越远，越走越亮堂，终于找到了另一端的出口，上来一看，已经来到模式口的南法海寺。从此，人们知道这两个寺地下相通着。

在西山三百六十寺中，法海寺非常有名。传说北法海寺是杭州《白蛇传》里那法海“金山寺”的下院，其实，那是附会杜撰之说。真正的法海另有其人，如今有一座“敬佛”碑石，刻着顺治以“痴道人”为号书写的“敬佛”两字石碑；其碑阴（背面）就是“西天东土历代佛祖之图”碑。在前院南面立有“紫沙门传临济正宗三十二世嗣法报恩法海开山第一代慧枢行地主”的御碑。而大雄宝殿前北侧石碑的碑阳就是“示禁碑”，碑阴是“敕赐万安山法海禅寺界址”碑。

据故老相传，这北法海寺的和尚很有学问，“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1693—1765）和《红楼梦》一书的作者曹雪芹（1715—1763），都同老禅师交往甚厚，在此“学经访道”，曹雪芹书中所描述的“参禅”及佛学机理，都是向这里法海禅师学的。郑板桥三次来北京，三次住在北法海寺内，他有：“汝到京师必到山，山之西麓有禅关；为言九月吾来往，捡点白云房半间。”的诗句。他在第二次来北法海寺时，大约是1736年，他回忆头一次到北京同友人游法海寺时摘苹婆果的情形，写道：“惜年曾此摘苹婆，石径欹危挽绿萝。金碧顿成新法界，惜他荒朴转无多。参差楼殿密遮山，鸦雀无声树影闲。门外秋风敲落叶，错疑人叩紫金环。树满空山叶满廊，袈裟吹透北风凉。不知多少秋滋味，卷起湘帘问夕阳。”郑板桥第三次来法海寺正值1741年冬天，他有诗写给离此不远的“卧佛寺住持青崖老人”，诗曰：“一夜西风雪满山，老僧留客不开关。银沙万里无来迹，

犬吠一声村落闲。”还有另一首《山中雪后》：“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檐流未滴梅花冻，一种清孤不等闲。”此次住在北京时间很长，直到转年春上，他将到山东范县当县令告别紫琼崖主人时，已是：“红杏花开应教频，东风吹动马头尘。”从此，再也没来北京。可是他在京期间所写的诗词却成为他一生美好的回忆，也使居住在香山法海寺和卧佛寺附近的人们感到亲切。

老舍先生于1964年来此小住并创作了《正红旗下》。当时他曾探访此山此寺并调查了曹雪芹在这一带的传说，留下了：“门头村里好为家，文艺源泉岂浪夸。金玉良缘终是梦，镰锄碧野遍开花。……”的诗句。^①

老舍先生晚年在此寻游，到我家做客，与吾父促膝长谈……诸多场景，我历历在目。

如今模式口的南法海寺已修葺一新，并对外开放，可惜曾经辉煌宏伟，人文荟萃，影响巨大的北法海寺却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如今，北法海寺碑石虽在，庙宇面目已非，不老泉池尚存，但梅花已枯，莘婆已无。我少年时所见的后殿、大钟及绕屋的泉水也全不存，令人深感遗憾。最让人可惜的是许多了解香山法海寺的人相继故去，加上相关文献缺乏整理，许多史料记载也渐同南法海寺相混淆，留下许多讹误。北京香山法海寺曾吸引许多朝野之士学佛敬祖，祝国祐民；留下了古今诸多历史名人、文人雅士的足迹和诗词篇章的记述歌咏。这是香山其他庙宇所难比的，这也是香山法海寺的特殊价值所在。

笔者张嘉鼎生在这里、幼年就居住在这里，解放前夕迁居到山下。1965年战备的需要，搬迁到门头村铁关帝庙后，居民新村居住。1957年起，我曾将香山法海寺和附近的庙宇、名胜绘画成图保存，留下了许多真实的资料。为了保护文化遗产，重视传统文化，丰富人们的生活，我携同铁木伦将积攒60年来关于香山法海寺的资料以及与之相关的趣闻轶事，汇集成册，以飨读者，力图向大家呈现香山法海寺的往日胜景。可喜的是1999年1月，海淀区人民政府将此处列为“海淀区文物暂保单位”，并于1999年7月立牌保护。2011年4月底有关部门对山门进行清理维修，并升级为海淀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牌上记录：“北京市海淀区文物普查登记项目，法海寺遗址，海淀区文化委员会二零一二年一月立”。

法海寺，是在元代大宣文宏教寺遗址上建立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

^① 笔者曾撰文《北京两处“法海寺”》，刊于《地名报》1988年第八期。

是法海寺的鼎盛时期。其寺界规模在顺治所立“示禁碑”上有所记载：“敕赐万安山法海禅寺界址：东至山门塔；南至龙泉岭；西至主山顶；北至香山岭。”其他文献还记载了其位置和规模。《余文敏集》载：“出小碧云寺而西，有宏教寺，寺在山脊，东上一阁宣庙曾驻蹕于此。”《珂雪斋集》载：“宏教寺有亭可眺，亦有乔松怪石，佛像清古，为山中第一。”《曝书亭集》载：“朱彝尊《西山宏教寺题壁》：都城西山宏教寺，正德间中贵晏忠所造。……按元史，中书省言：养给军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宏教寺，寺赐永业。今遗迹无考。观晏忠祠石像礼器制度浑朴，不类明时所凿。且元于儒释初无分别，疑寺即宣文宏教之遗址，晏忠特修饰之尔。”

从各文献所记述内容来看，有石狮、寺门、



法海寺示禁碑（被毁前，摄于2011年）

殿柱石、须弥石座、摩崖石刻、古松、奇石、古泉、石碑、旗杆石座、围墙等古迹建筑，还有一条后花园的山谷，建筑遗址、石洞、古木、奇花、怪石、溪流等可大致推测出香山法海寺的山场规模不小于百亩。

为了使大家有个比较明晰的概念和地理方位，本书按香山法海寺地界碑所属范围，从以下几部分加以叙述：

一、香山法海寺的历史概况和历史面貌；二、香山岭南庙宇群的分布情况和简要历史；三、阅武楼建筑群、八旗键锐营、小营与香山法海寺的密切关系；四、龙泉岭庙宇群的分布情况和简要历史以及与香山法海寺的关系。五、香山门头村与西山门径。力图给读者复原香山法海寺及周边的辉煌胜景。

一、法海寺沧桑

据考证：佛学在北京起源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寺院初名“嘉福寺”，清代康熙皇帝赐名为“岫云寺”，但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故民间一直称为“潭柘寺”，因其历史久远，故又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俗语。1977年延庆县“宗家营”出土了北魏太和（227年）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1982年房山区“北郑村辽塔”出土了数尊北魏的石佛像。南北朝时期，东魏、北齐和北周先后统治北京，中原佛教也影响到北京。北京法源寺有碑文记载此事。

隋唐时期，北京四周寺庙林立，城内就有悯忠寺、宝集寺、崇效寺、胜果寺……这些寺庙当时集中在房山白带山、幽州城和盘山三处地方。到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的辽国、金国、元帝国时，佛教更是兴盛。辽国公主建的“大昊天寺”名冠全国。辽国所刻“房山石经”四千余石，为佛学文化集大成者。金代时期，虽不如辽国的“八大宗派”（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大乘八宗；成实、毗昙等小乘）兴盛，但是流行的禅宗有临济、曹洞、云门三个派别。建有大庆寿寺、万寿寺、圣安寺为三派传播的中心之所。

元代大都，除了有传统的汉传佛教外，又传来了藏传佛教（即喇嘛教），修建了诸如白塔寺等藏传佛教寺院。《元史·释老传》载：“帝师之甚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其中的藏传佛教寺庙有：大圣寿万安寺、大护国仁王寺、大普庆寺、大承天护圣寺、大天源延寿寺、大崇恩福元寺、大宣文宏教寺等。《山行杂记》载：“香山南为门头村。村后为万安山，山门上建白塔为宏教禅林。”其中所载



明宣宗画像

宏教禅林即香山法海寺前身。据《元史》记载，中书省向元世祖上书说，“养给军民必藉地利。世祖（忽必烈）建大宣文宏教寺，寺赐永业。”

明清时期，佛教寺庙很多重修，那时有：真觉寺、大慈恩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明代崇尚噶举派，清代崇尚格鲁派（还有古老的萨迦派）。汉传佛教都以“伽蓝七堂”的形式为主，设弥勒殿、四大天王殿、三世佛殿、十八罗汉、四大菩萨等。“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间大珣作。”明代修庙最多的是太监们和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皇太后李皇后。李皇后是穆宗皇帝的贵妃，万历六岁时其父皇驾崩，由母亲摄政，笃信佛教，所以对“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明宣宗朱瞻基，就是著名的宣德皇帝，他提倡佛教，并诚执铸造香炉，所造宣德香炉成为最珍贵的精品。他曾经驻蹕香山法海寺旁的“中峰庵”。

《五城寺院册》载：“静宜园之西万安山有法海寺、法华寺。”《日下旧闻考》载：“法海、法华二寺前后互相连属，相传为宏教寺遗址，本朝顺治十七年（1660年）修建，改今名。前为法海寺，门上有小塔，门内为关帝殿。约半里许为法华寺，门内弥勒佛殿前恭悬皇上御书额曰德水香林。联曰：法雨霏空标七净；慧珠照海启三明。大悲殿前御书额曰筏通彼岸。联曰：山色溪声真实义；天光云影去来身。后殿恭悬圣祖御书额曰法门通慧，皇上御书额曰十地圆通。联曰：海海灵源分一滴；金轮妙谛演三乘。寺右精舍五楹，额曰悟色香空。联曰：妙谛远空华海藏；勤修长获福田根。皆皇上御书。殿内本朝碑二：一为顺治十七年奉旨示禁碑；一恭勒世祖（顺治）御书敬佛二字，乃赐僧慧枢者，碑阴隳历代佛祖图。门内本朝碑一，大学士（曲沃）卫周祚撰（应是书），康熙五年（1666年）立。”碑文落款是：资政大夫刑部尚书淮南龚鼎孳拜撰，光禄大夫少师兼太子太保刑部尚书内国史院大学士曲沃卫周祚书。寺后西南为龙王堂，有泉流通僧院。

清定都北京后，清朝皇帝也接受了汉传佛教的影响。顺治时，临济宗最盛，对顺治帝影响很大。民间野史就有顺治出家的传闻和记载。到了康熙时，除了重视临济宗外，也重视律宗。康熙四十年（1701年）《临济宗派图碑》“临济正